

不同家庭結構中兒童之家庭動力繪畫研究

不同家庭結構中兒童之家庭動力繪畫研究

范睿榛

助理教授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E-mail: dianafan@tea.ntue.edu.tw

摘要

家庭是人類成長中最重要的人際關係，因此家庭對於兒童的人際、生活適應及情緒成長都有相當的影響性，我們可以透過了繪畫來瞭解兒童與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情形或是自我對家庭的看法。繪畫對兒童而言，是他們內心世界與外在世界的一種溝通橋梁，也是對其所處生活情境的一種認知表現。本研究屬於實驗性研究，對象是來自於一般家庭、單親家庭、新住民家庭共三組不同家庭結構之低年級兒童，分別是 30 名，三組一共是 90 名兒童，以探討三組不同家庭結構兒童中家庭動力繪畫表現情形。結果是三組家庭的兒童在「人物間互動和動作」變項中；「父親在室內」一項以新住民家庭兒童最為顯著性且大於其他兩組，「其他人物在戶外」一項，以單親家庭兒童這組大於其他兩組；在「人物的間距、障礙物」變項中，並未在三組兒童繪畫中發現差異性；在「圖畫的樣式」變項中並未發現差異性；在「人物特徵」變項中，以單親家庭在「省略父親」、「省略母親」這兩部分都比其他兩組來得顯著；在「象徵符號」變項中，使用「遠離自己的太陽」、「電視」象徵符號表現是新住民家庭兒童的顯著性大於其他兩組，此現象與「人物間互動和動作」變項中「父室內」、「父看電視」有相當的關係。在未來的研究需增加且普遍性的選擇研究對象，研究結果將是較客觀且有效的信效度，以提供為學校或輔導機構為介入家庭治療的參考資料。

關鍵詞：一般家庭、單親家庭、新住民家庭、家庭動力繪畫

壹、前言

時序邁入二十一世紀，時代進展之腳步日新又新，傳統社會時代的家庭，亦歷經了解構的變革，過去傳統的大家庭已演變為核心家庭及小家庭。從社會變遷中，相對的倫理觀念也隨之改變，家庭結構也產生變化，雙薪家庭增加，離婚率上升，未婚生子及單親家庭，甚至於新住民家庭也日益增加。

「家庭」是人類社會中最原始的組織，也是社會結構中最基本的單位，個體從出生至成為社會人的過程中，其人格、社會化等各方面，無時無刻不受到家庭生活的影響。因此，早期的家庭生活經驗對兒童的身心發展、人際關係及人格發展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性。由於社會發展迅速，家庭結構產生變化，家庭功能也因此面臨空前的考驗，從原本農業社會的大家庭制度，被迅速發展的工商社會所影響而形成小家庭所取代，夫妻的角色及教養子女的態度，關係到整個家庭環境及成員的身心成長；然而家庭環境的組織結構與互動氣氛，直接地影響到兒童的人格與生活適應。

對於兒童的繪畫心理分析與藝術治療，在國內早已蔚成一股研究風氣，許多美術教育者、一般教育工作者、與心理學家，藉著兒童豐富想像力地描述其創作作品的過程中，試著去瞭解兒童的情緒、感情、自我概念、以及在平日生活中人際互動關係。然而多年來國內對兒童的繪畫與心理層面的相關性的論文研究並不多，此外兒童繪畫通常被認為是一種課外活動或技巧性的培養。

藉由繪畫來發現兒童與家庭互動狀況或是對於家庭的看法，因為繪畫對兒童而言，是兒童內心世界與外在世界的一種溝通橋梁，是一種自我表達的心理語言；他們透過認知架構，而將存在意識中的心理圖片(mental picture) 轉換為一種可說、可見、可知的形式(范瓊方，1996)。

近年來國內使用 Burns 和 Kaufman(1972)家庭動力繪畫的研究較偏向個案和質的探討，對於針對不同家庭結構中兒童之家庭動力繪畫研究較欠缺。本研究使用 Burns 與 Kaufman 的家庭動力繪畫的原理原則來探討不同家庭結構中兒童之繪畫表達內容。研究目的一、是瞭解來自不同家庭結構中兒童之家庭動力繪畫之「人物間互動和動作」、「人物的間距、障礙物」、「圖畫的樣式」、「人物特徵」、「象徵符號表現」等內容表現的異同。二、是為日後進行更多來自不同家庭結構的參與研究對象之家庭動力繪畫的試驗性研究。三、透過了家庭動力繪畫的表現內容來瞭解兒童家庭成員互動的情形，以提供學校為輔導諮商的參考資訊。

貳、文獻探討

一、家庭結構之變遷

歷年來我國家庭型態一向以父母及未婚子女組成之核心家庭所占比重最大，但近年來隨著社會變遷快速，家庭結構也隨著變化，家庭功能與家庭內之角色結構及互動關係也有所不同，由行政院主計處（2005）所進行之我國家庭型態變遷表中可發現，核心家庭比率由 1988 年之 59.1% 逐年下降至 2004 年 46.7%，其次的三代家庭也由 16.7% 略降為 15.2%；夫婦兩人或單人所組成之小家庭成長速度最快，比率分別上升至 14.2% 及 9.9%，而單親與祖孫家庭比率亦增為 7.7% 及 1.2%。由於單人、夫婦兩人、單親及祖孫等家庭比例上升，平均每戶人數（戶量）由 1988 年 4.1 人降為 2004 年 3.2 人。

近年來台灣單親家庭的比率有上升的趨勢，根據行政院主計處 2010 資料顯示，台灣單親家庭的數目由民國八十九年的 374,295 戶到民國九十九年的 562,306 戶，因此我們可推知台灣單親兒童與少年人數也隨之增加。離婚在目前的社會型態中已經成為一個令人關注的焦點，對兒童而言，父母的婚姻關係破裂是一種傷害，也是一種痛苦的經驗，這些不愉快的生活經驗會使兒童感到不安全、不被接受，同時也會影響兒童人格的發展及未來生活的適應。

在 1980 年初期，人口外流嚴重的台灣農村，零星出現了一些菲律賓新娘。但政府對東南亞國際新娘的統計，從 90 年代之後，始有正式的官方數據。根據我國內政部統計通報（2006）結婚登記資料，外籍與大陸配偶占比率在 2003 年之前逐年升高，外籍與大陸配偶所占比率高達 31.86%；之後至 2005 年 1 月底為止，外籍與大陸配偶所占比率為 16.77% 降低許多，事實上卻隱藏著另一股社會問題，那也就是這些新住民孩子在家庭教養、學校學習，社會適應等問題。

在多元家庭型態的轉變裡，近二十年來新移民子女數的急增，是紓解了台灣少子化的危機；相對這些新住民的子女帶來了在教育上、與未來人力品質問題（翁麗芳、洪福財，2004）。國際新娘入境之後，首先面臨言語障礙與文化衝擊，接著生育兒女之後，許多與孩子有關生活方式、教養態度和學習方式都接踵而來的挑戰。因此新住民家庭有關子女的家庭教養、學校生活與學習適應、以及在社會中人際相處與適應等一直是存在的問題；新住民家庭承受著社會對他們的刻板印象及偏見、或忙於工作等因素，因此形成以新住民為議題的探討研究相當多，但針對新住民兒童、單親家庭兒童與一般家庭兒童以繪畫表現其家庭概念及家庭成員之間互動關係的文獻甚少。面對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之間

的相互影響，透過繪畫來瞭解孩童對家庭成員互動的認知表達與自我在家中的自我概念是一種很自然的方式，繪畫對孩童而言是一種語言的表達。

二、兒童繪畫與心理學之研究

許多美術教育者、一般教育工作者、與心理學家，藉著兒童豐富想像力地描述其創作作品的過程中，試著去瞭解兒童的情緒、感情、自我概念、以及在平日生活中人際互動關係(陸雅青, 2000、2005; 范瓊方, 1996、2001、2004)。最早對於兒童人物繪畫上的心理意義有非常精湛的研究是 Corrado Ricci (1887)。二十世紀受到精神分析學派的影響，如 Freud (1938)的意象(image)和心象(mental image)探討病患藉以夢的解析而了解其潛意識的問題；之後 Jung (1964, 1965)使用曼陀羅 (mandala)以鼓勵病患藉著繪畫過程來抒發其內心的感受。於是 Freud 和 Jung 特別強調的潛意識(unconsciousness)象徵作用(symbolization)理念，深深地影響著一些對於兒童心理發展、兒童心理分析和兒童繪畫感興趣的美術教育或心理學家們，開始著手探究兒童繪畫與個體心理運作之間的關係，因此形成了運用兒童所繪畫的人物畫而進行心理分析和測驗。

由於 19 世紀末實驗心理學的盛行，因而在 20 世紀初，歐美國家的一些心理學者、美術教育學者、教育者開始著手探討有關兒童心理發展、兒童心理分析和兒童繪畫之間的關係，因而逐漸形成了運用兒童的繪畫而發展繪畫投射測驗工具，如 Burns 和 Kaufman (1972)的家庭動力繪畫(Kinetic - Family Drawing, K-F-D)、Burns (1987)的房—樹—人動力繪畫(Kinetic House -Tree-Person)、Knoff 和 Prout (1985)的校動力繪畫 (Kinetic School Drawings)、Buck(1948)的房—樹—人測驗(House-Tree-Person-Test) 以及 Naglieri、McNeish 和 Bards(1991)的畫一個人測驗(Draw-A-Person Test)等等。

DiLeo (1973)強調兒童繪畫方面的發展層面、與性格偏差是運用繪畫來進行輔助診斷。Koppitz (1968)的研究重點放在有系統的評量 5 至 12 歲兒童所繪畫的各種人物圖畫。然而，真正把兒童所畫的內容當成「兒童畫」，且開始重視孩子畫所富有的意義，是二十世紀以後的事，因此有些心理學家以孩子的自由創作畫，為理解兒童心理的線索，開始根據不同的年齡成長，整理且探討其圖片中共同樣式和傾向，以闡述兒童繪畫發展與心理過程。因此兒童繪畫的活動不再是視覺上單純的感受，而是富有更多個體的心理層面的意義。

Bender (1937)與 Despert (1938)兩位學者，首先對情緒困擾孩子的繪畫進行心理學上的解說。Anatasi 與 Foley (1940)相當熱衷探討有關來自不同文化的兒童自發性之繪畫與非正常的藝術表達行為，而進行文獻評量。Kuthe (1962,1964)發表三篇有關社會基模(social schema)的文章，探討人們組織社會刺激的方法，即是要求參與測驗者在毛氈布板上置放一些象徵性的男人、女人、小孩、動物與物品等圖卡，Kuthe 的結論是：「人們被允許置放這一套圖卡時，以構建其意念，是一種有組織的反應。其間顯示了一個非常強的社會基模型式，就是將人類都放置在一起，人物圖卡聚集在一起的現象是非常強烈(引自 Burns, 1982, p. 64)」。

Weinstein(1967)使用 Kuthe 的人物感覺技巧(Felt-Figure Technique)，以設計一個測驗來進行研究，研究對象是來自一般正常家庭而有情緒困擾的孩童，以探知這些兒童是如何組織其社會刺激的基模；研究結果顯示這些情緒困擾的孩子，往往把人物圖卡分開或隔離(separate or isolate)的傾向，尤其是對女人與小孩之圖卡。然而研究無情緒困擾的孩子往往會將人物圖卡聚集一起，而形成一個親密性的群體單位。因為繪畫是一種心理語言，充滿個體的想像能力，因此透過美術的活動能表現出對事物的認知經驗及視覺經驗的整合呈現。人物畫與家庭是兒童畫裡最常出現的主題，從這自然的繪畫主題內容的表達，可發現兒童的繪畫中所使用的象徵符號以表達可能性的心理語言，兒童的繪畫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技巧表達了。

三、家庭動力繪畫(Kinetic Family Drawing, K-F-D)理念

Burns 與 Kaufman(1970,1972)使用 Kinetic-Family-Drawing (K-F-D)的方式指導兒童畫出家中每一成員的活動性內容，且藉著兒童在畫紙上所展現的人物之間的動態情形，來瞭解孩童在家庭中與成員心理互動的現象(范瓊方，2006)。Burns 與 Kaufman 認為個體畫出家庭成員正在活動，或是做一些事情為內容的圖畫中，可以獲知此現象在心理病理學而言，兒童的家庭繪畫的人物安排中，有太多有效的、動力的內容可以試著去瞭解兒童。家庭動力繪畫(K-F-D)是一種投射測驗工具，從作品中可以窺知個體的互動關係，與本身在家庭中的自我概念發展狀況。

家庭動力繪畫(Kinetic Family Drawing, K-F-D)是指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中的自我在人物繪畫中的核心自我(the nuclear self)表現(范瓊方，2006)。K-F-D 反映著個體的內在自我(inner self)；而且是非常細緻的描寫兒童時期的自我，因此 K-F-D 的分析是著重在個體與家庭成員之間的動力現象，因

為繪畫是個體內心投射作用。藉著觀察與晤談兒童所表現的家庭繪畫中，所展現的人物特徵、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使用的象徵符號、在繪畫空間的布局、以及成員中被省略的人物等現象，來瞭解兒童在家庭的自我概念與家庭成員的心理互動關係(范瓊方，2006)。

Burns 與 Kaufman 認為在繪畫中的樣式(Style)、動作(Action)、關係(Relationship)三者是形成所謂動力(Dynamic)的要素。而下列五個基本要素是在剖析繪畫的基本技巧(Feder,1986，引自范瓊方，2006，頁 14-15)：

1. 樣式(Style)—內容是不是區劃式(分離式)的形式表現呢？是否畫在紙邊？用力地畫出人物圖形嗎？
2. 象徵符號(Symbols) — 是否與佛洛伊德學派(Freudian)的象徵主義有關係嗎？
3. 動作或活動(Action) — 一個體家中的成員在作什麼？其他人之間的動作可以確認嗎？
4. 身體特徵(Physical characteristic) — 人物畫的手胳膊之伸展特徵如何？是舉起來還是放在身體的前面、或是後面、或是垂下的呢？身體是否那一部分被省略呢？擦拭的頻率如何？家庭中那一位成員被省略了呢？
5. K-F-D 的格局(K-F-D grid) — 家庭成員在圖畫中的位置如何？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與家庭成員彼此之間的距離如何？

Burns (1982)收集許多測驗的對象在家庭動力模型(Kinetic family matrix)的自我畫像，探知個體在家庭中是如何地看他們/她們自己，以及與不在家庭中時是如何看他們/她們自己。Burn 指出「在自我肯定的成長過程中，父母人物畫是透過內在化父母所表現的情緒和價質。如果父母的情緒和價值是積極且正面的，如此，孩子可能發展一個健康且積極正面的自我形象 (self-image)」(p. 6)。

Burns 與 Kaufma (1972)藉著分析原則來觀察兒童之家庭動力繪畫，但因整個 K-F-D 的測驗變項非常多，但 Burns 與 Kaufman 的目標是觀察兒童之家庭動力繪畫中所蘊涵的心理層面的意義，且可協助有興趣兒童繪畫者能夠欣賞兒童的繪畫時一如閱讀一本書。

運用家庭繪畫作為兒童投射性的繪畫中，Appel (1931)與 Wolff (1942)首先建議觀察兒童的家庭繪畫能夠提供人格的洞察力。其後，Hulse (1951,1952)提出有關畫一個家的研究報告，他認為請兒童畫出他的家庭可以瞭解兒童對他的家庭關係及家庭地位的覺知，接著 Burns 及 Kaufman (1970,1972)認為除了靜態的描述家中人物，若增加動態的因素，更可以看出家庭的運作，以及兒童的潛意識的動機、需求及情感的表達。

家庭關係是人際關係中基礎的關係，因此家庭對兒童的人際、生活適應及情緒成長有著密切影響。當考慮兒童如何表達他們的人際觀點時，以家庭為繪畫主題是個很合理的起始點（引自吳武烈，2004）；此外父母的婚姻關係、人格特質、工作性質、與子女之間的依附關係、以及兄弟姊妹的情感互動；甚至於大家庭中成員的教養態度，都會影響兒童家庭動力繪畫的表現和內容解析。

四、家庭動力繪畫(Kinetic Family Drawing, K-F-D)之相關研究

（一）國內相關研究

有關家庭動力繪畫的研究著作或探討，如范瓊方(1996)運用 Burns 和 Kaufman (1972) 的理念為主軸在國內進行試探性的探討，其著作《藝術治療：家庭動力繪畫概論》一書，更帶動了國內不少人的相關研究，如范瓊方(1998)之「家庭動力繪畫的實驗性分析研究—探討兒童對家庭動力繪畫的認知表達」，張梅菊(1997)的「國小兒童之家庭動力畫與其家庭關係之相關研究」。卓紋君和陳瑤惠(1999)以 154 位五至六歲兒童進行家庭動力畫，探究是否能反映出和父母的關係，與兒童的社會行為。

吳慧玲(1999)的「國小兒童之家庭動力圖、風景構成圖與其生活適應關係之研究」；其研究是以台南市、嘉義縣的三所國小的四、五、六年級中抽取 714 名兒童進行探討生活適應狀況與其在家庭動力圖、風景構成圖表現情形之相關，再分析適應良好兒童與適應欠佳兒童在此二種圖畫表現特徵的差異。

呂淑玲(2004)選出情緒困擾兒童與一般兒童共 12 名國小四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在情緒困擾兒童的家庭動力畫表現與敘說之分析研究，發現若要正確判斷家庭氣氛需要客觀的圖形指標，而敘說可以讓圖形指標的意涵明朗化；不同類型兒童 K-F-D 中的不適應指標各不相同。黃雅慧(2005)以 14 位母親為新移民女性之一至四年級的學童，透過「家庭動力繪畫」與「動態房子樹人繪畫」，瞭解兒童自我概念，發現新移民女性家庭次文化與兒童繪畫中自我概念表現之關係來自於家庭成員情感互動情形、新移民女性於原生家庭之藝術教育經驗、新移民女性原母國之文化傳遞 對兒童繪畫中自我概念 表現的形式與內容產生影響。

洪瑞兒和鄭文華（2006）以五位個案進行「房子—樹—人測驗」及「家庭動力圖」 探討繼親 家庭國中生子女與繼父母子間互動的關係，結果發現在親子互動表現關係不良，而對於外籍繼母接受程度極低；透過投射性繪畫最能反應出個案自我逃避及衛星脫離的意象。

謝佳苾(2007)探究一位五歲幼兒所知覺的家庭互動關係。研究發現個案與義母關係良好；手足關係是「利社會的手足互動」；對家庭環境的知覺反應出不安全感。

邱敏麗、黃創華、陳瑤惠(2008)以 16 位國小外籍配偶子女的家庭動力畫，根據人物行為、風格樣式、象徵符號、人物身體特徵、格局等五項指標加以評定。研究結果歸納外籍配偶的家庭動力畫表現和家庭關係的特點並分析顯示，外籍配偶子女的家庭動力畫和家庭關係顯現有家庭連結疏離、手足互動有限、缺少滋養與快樂的家庭意象。

曾雅薇(2009)以個案研究 7 位隔代教養兒童，收集二十八幅 K-F-D 作品，發現人物畫中第一個出現的及人物間距離都與兒童的親疏有關；作品中的障礙物則是表達個性上的退縮及保護自己的情感表現；從主題及內容可以看見家庭之間的互動，透過家庭動力繪畫表達內心的不安全感及對家庭溫暖的渴望。

(二) 國外相關研究

Koppitz (1968)認為孩子所描述的人物畫是表現當時的家庭成員的互動關係與發展狀況；也就是呈現孩子對於在他們生活中有特殊的意義和態度。因此孩子很容易、且直接的將他對於這個家庭所形成的互動關係描繪出來。Johnston (1975)的研究指出兒童來自於圓滿的家庭與父母離異的家庭，在 Kinetic Family Drawing (K-F-D)的表現上有相當不同的現象。Heineman (1975)亦證實一些有嚴重情緒困擾的孩子，在 K-F-D 的樣式(style) 中的區劃式表現。然而這些的研究只能說明孩子短暫期間對於家庭互動關係之心理現象；而不是一種永久性的心理狀況。同時，兒童的家庭動力繪畫會因為家庭成員的互動關係的改變而改變。

Rabinowitz (1991)的研究是有關兒童被接納—拒絕(acceptance-rejection)與 K-F-D 之間的關係。他發現被同儕接納的兒童畫自己比被拒絕的兒童畫與別人較接近的距離，他發現性別上的差異之因為被同儕接受的女孩與被同儕接受的男孩進行比較之結果是同儕接受的女孩把她們自己畫得與別人較接。Rabinowitz (1992)以五年級的 55 位男孩和 61 位女孩為對象，以探討父母親人物畫的高度與同儕接納或拒絕之間的關係。結果指出被接納的女孩所畫的家庭，比被接受的男孩組所畫的家庭有更為顯著的差異。受到同儕接納和拒絕的男孩之間，他們所畫的父母親人物畫之尺寸沒有顯著的差異。被接納的女孩所畫的母親，顯著地高於被拒絕的女孩。在父親的畫像方面則沒有發現顯著的差異。Rabinowitz (1992)結論認為當評量 K-F-D 之父母親人物畫大小尺寸時是可以留意到同儕接納／拒絕一個重要項目。

Marijcke、Veltman 和 Browne (2001)發現,使用以喜愛的某一天(Favorite Kind of Day Drawings (FKD)及家庭動力繪畫(K-F-D)的技巧是不適合為教室篩選評量而以鑑定兒童遭遇虐待的一種評量工具。他們也指出 K-F-D 也許可以為臨床上使用,因為 K-F-D 是擁有許多大量以兒童為研究的實證。但是 FKD 並不被鼓勵使用,除非是有大量的研究足以證明兒童身體上遭遇虐待的解說。因此使用繪畫為投射方法需要非常的小心謹慎,特別是對於情緒問題兒童、甚至於是虐待的兒童之鑑定工具(Joiner, Schmidt & Barnett, 1996; Tomas & Gray, 1992; Thomas & Jolley, 1998)。

Anderson(2004)以探究家中老大及老二的家庭動力繪畫的比較,研究發現,在家庭裡孩子的年齡、性別及排行會影響在家庭的知覺及扮演角色,而且當老大老二是同性別時,他們的競爭會更普遍;另外,孩子在敘述他們的家庭時是不同於他們所畫出的家庭情形。

(三) 跨文化之相關研究

近二十年來歐美各國發展不同的測量工具如使用家庭動力繪畫(Kinetic Family Drawing, K-F-D)工具可以適用於不同的文化,因而不同文化之間的家庭結構與社會互動是很具有時代性的議題。如比較不同文化背景之相關研究有 Nuttall, Chieh,和 Nuttall(1988)研究住在北京的美國小孩,結果指出 K-F-D 可以反應文化價值以及文化規範。Chuah (1992)在比較中國—美國家庭與高加索-美國家庭研究,結論說明文化的影響,同時也證實 K-F-D 可以說明不同文化結合的過程。

Cho (1987)將台灣 10 至 14 歲兒童的家庭動力繪畫發現,台灣兒童將母親畫得最大、父親次之,自己最小,而與父親的距離又是最遙遠的,可見通常和父親較疏遠,較親近母親,將「母親」視為家中的核心;而 Fukada (1990)針對日本國小一、三、五年級兒童的家庭動力繪畫中,發現日本兒童對於父親的描繪不僅花費較長時間作畫,其比例也遠大過母親,可見日本兒童認為父親的重要性遠超過母親。以亞洲地區的兩個國家來比較,由於文化的不同,可從 K-F-D 的呈現方式中看見兒童對於父母的觀感亦有所不同。

Chartouni(1992)的研究也說明,K-F-D 測驗是一種呈現不同家庭生活型態下文化差異的有用工具。Chartouni (1992)的研究也說明 K-F-D 測驗是一種呈現不同家庭生活型態下的文化差異有用工具。由此可見,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家庭結構與社會互動的議題牽涉的範圍非常廣,針對文化方面的研究而言,K-F-D 廣泛被應用,它可利用繪畫來評估家庭的互動,算是一種可信賴的測驗工具(范瓊方, 2004)。

從上述國內外的研究文獻發現，第一、有關國內的家庭動力繪畫(Kinetic Family Drawing, K-F-D)之相關研究國內的文獻的研究偏重在個案或質的研究；而不是如國外的研究以量化統計為主。第二、國內的 K-F-D 研究並非完全針 Burns 和 Kaufman 原理原則是有配合其他畫圖方式進行；對於家庭動力繪畫的目的「了解個體之自我概念和人際互動關係的發展為主(Brook, 1996, p. 23)」較少著墨。第三、國內在跨文化之家庭動力繪畫相關量化研究較為欠缺，Church 和 Katigbak (1988)也認為將西方所發展出來的評量工具或研究方法應用於其他文化上，往往不一定能正確地描述出新文化中的現象。所以對於不同家庭結構中兒童之家庭動力繪畫量化探討是值得驗證的。

(四) Kinetic Family Drawing 信效度之研究

在 1970 年即有一群研究學者們執行評估 K-F-D 信度研究，如 Mcphee 和 Wegner (1976)研究 K-F-D 的交互評估信度。研究 102 位有情緒困擾的孩童與 162 位正常兒童在家庭動力繪畫中「樣式」上的表現，由五位接受 K-F-D 訓練員，來解說 K-F-D 的樣式。信度是從.65 到.10，因此其信度的平均值為 0.87。從這些分數是以表現為區隔、底部畫線和頂部畫線等繪畫樣式上。同時 Mcphee 和 Wegner (1976)也發現 K-F-D 並不是可以區別正常孩童與適應不良的孩童之有效工具。

此外另一個有關交互評估信度的研究由 Cummings(1980)所完成，是由受過 K-F-D 評分訓練的各兩位男性及女性的施測者，參考 Mcphee 和 Wenger (1976)的方法，研究對象為有行為困擾、學習障礙和公立學校孩童的 K-F-D 進行計分工作，結果是高度的交互評估信度。但是五週後再施測，卻發現 K-F-D 再測驗之間的信度並不一致。實際上 K-F-D 並不能區別情緒困擾孩童與適應良好孩童之間的差別性(Brook, 1996)。也說明家庭動力繪畫僅在評估暫時的狀態，而非持久的人格特質。

Mostkoff 和 Lazarus (1983)自行發展一套客觀評分系統，由兩位獨立評分者針對 50 名(25 位男孩和 25 位女孩)需求接受閱讀或數學之學童的家庭動力繪畫進行評分，交互評分信度範圍從 0.86 到 1.00，平均信度是 0.97。再測驗信度方面有下列九個變項呈現顯著：自己的畫像、省略身體部分或人物、手臂延展、旋轉人物、提高人物、逃避、自我身體部分的省略、障礙物、畫在畫紙背面等。此種研究結果再度支持了 Cummings (1980)認為家庭動力繪畫可反映出繪畫當時的知覺、情感，所以最好的測驗工具是能在不同情境下施測，結果亦不受影響，因此在針對家庭動力繪畫做其客觀解釋時，需更加謹慎小心。

雖然各學者因為計分方式及變項的不同，而並沒有較高的效度，但對於「評分者信度」中卻有極高的信度。而且綜合其結果，發現 K-F-D (Kinetic Family Drawing)無法區辨對於在情緒異常與適應良好的兒童的工具，但在家人互動情況或文化與性別上的差異是較易被發現的(Brook, 1996)。此外針對國內兒童的家庭動力繪畫(K-F-D)的信度和效度的建立是值得探討的，畢竟文化的差異性對於繪畫表現的內容形式會有所影響。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是以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低年級的孩童以立意取樣為樣本，參與研究對象分為三組：一般家庭、單親家庭、新住民家庭共三組之不同家庭結構中兒童所繪畫的家庭動力繪畫，每組兒童 30 名，一共 90 名。單親家庭孩童以與離婚的父或母同住為對象；新住民孩童以不分國籍的外籍新娘家庭。母樣本 115，因其中 15 名兒童的繪畫是以筷子人或卡通人物表現而不予以考慮，所以有效樣本為 90 名，對於參與研究的兒童是否有上過美術才藝班的經驗不在此研究考慮範圍。

二、研究步驟

1. 獲得孩童之父母的同意書。
2. 在參與研究的學童之學校，找一間空教室不受干擾的情境下，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家庭動力繪畫(Kinetic Family Drawing, Burns, 1982)活動，在執行上沒有時間限制，是一種個別化的評量，其主要的目的在於了解個體之自我概念和家庭成員互動關係的發展。
3. 研究材料提供參與者一張如 A4(12"x 8")的空白紙張，兩枝 No.2 的鉛筆和橡皮擦。
4. K-F-D 指導語：「請你/妳畫出家中每個人最常做的事，包括你/妳自己，不要畫卡通或是筷子人。」如果當個案說「我不會或我不能」的時候，需不斷給予鼓勵，直到他/她獨自完成這幅畫。
5. 完成 K-F-D 之後，馬上詢問研究對象在圖畫中的人物是誰？他們在做些什麼活動？圖畫中的一些圖案代表是什麼等問題。問話過程不超過 5 分鐘為原則。

三、資料處理

本研究參考 Burns 和 Kaufman 家庭動力繪畫解說手冊，輔以 Knoff (1983) 《家庭和學校動力繪畫系統評分手冊》 (Kinetic Drawing System for Family and School Scoring Booklet) 並參酌 Burns (1982) 《自我成長的家庭》 (Self-growth in families)、Anderson(2004) 《第一出生序和第二出生序手足家庭動力繪畫的比較》 (A Comparison of Kinetic Family Drawing of Firstborn and Secondborn Sibling)，再加上依據文化考量的差異，採用范睿榛 (2009) 「家庭動力繪畫實驗性評量表」為研究分析之依據，藉以提高評分上的客觀性。編擬的評分表項目：人物之間互動關係和動作、人物的間距和障礙物、圖畫樣式、人物的特徵、象徵符號的表現。

(一) 計分方式：依據以上五個向度之計分標準評定繪畫內容中是否有出現，繪畫中若有出現上述向度內容的項目則以 1 分計算，反之則以 0 分計。

(二) 統計分析方式

1、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ANOVA)

2、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參與研究的兒童之家庭動力繪畫內容與形式，其人物間互動和動作、人物的間距與障礙物、圖畫樣式、人物特徵、象徵符號出現狀況。

肆、研究結果分析

根據參與的孩童之基本資料、人物間互動和動作、人物的間距與障礙物、人物特徵、象徵符號各項結果分析如下：



表 1 人物間互動和動作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人物間互動和動作	家庭模式	M	SD	F 值	事後比較
自己與姊妹互動	一般家庭(x1)	0.10	0.305	3.480*	x2>x3
	新住民家庭(x2)	0.20	0.407		
	單親家庭(x3)	0.00	0.000		
母親與畫者之手足互動	一般家庭(x1)	0.00	0.000	3.222*	
	新住民家庭(x2)	0.10	0.305		
	單親家庭(x3)	0.00	0.000		
自己不與其他人互動	一般家庭(x1)	0.13	0.346	6.334**	x2>x1
	新住民家庭(x2)	0.50	0.509		x3>x1
	單親家庭(x3)	0.50	0.509		
人物之間沒有任何互動	一般家庭(x1)	0.77	0.430	15.550***	x1>x2
	新住民家庭(x2)	0.33	0.479		x3>x2
	單親家庭(x3)	0.90	0.305		
父親在室內	一般家庭(x1)	0.63	0.490	12.920***	x3>x1
	新住民家庭(x2)	0.80	0.407		x2>x3
	單親家庭(x3)	0.23	0.430		
父親看電視	一般家庭(x1)	0.07	0.254	4.778*	x2>x3
	新住民家庭(x2)	0.27	0.450		
	單親家庭(x3)	0.03	0.183		
父親運動	一般家庭(x1)	0.20	0.407	5.197**	x1>x2
	新住民家庭(x2)	0.03	0.183		x1>x3
	單親家庭(x3)	0.00	0.000		
自己在室內	一般家庭(x1)	0.87	0.346	5.476**	x1>x3
	新住民家庭(x2)	0.87	0.346		x2>x3
	單親家庭(x3)	0.57	0.504		
姊或其他	一般家庭(x1)	0.07	0.254	3.654*	x2>x3
	新住民家庭(x2)	0.23	0.430		
	單親家庭(x3)	0.03	0.183		
其他人在戶外(如爺爺、奶奶或阿姨、叔叔、表兄妹等)	一般家庭(x1)	0.00	0.000	7.931***	x3>x1
	新住民家庭(x2)	0.07	0.254		x3>x2
	單親家庭(x3)	0.30	0.466		
其他人其他	一般家庭(x1)	0.20	0.407	5.342**	x2>x1
	新住民家庭(x2)	0.50	0.509		x2>x3
	單親家庭(x3)	0.17	0.17		

*p<.05 **p<.01 ***p<.001

根據表 1 三組不同結構家庭的兒童之家庭動力繪畫中的人物間互動和動作的項目中，其中變項顯著性小於.001 如人物之間沒有任何互動、父親室內、其他人物在戶外最為顯著。以 **Scheffe** 的事後比較法，人物動作中父親在室內一項以新住民家庭兒童最為顯著性且大於其他兩組，此外其他人物在戶外一項，以單親家庭兒童這組大於其他兩組。

表 2 人物的間距、障礙物之交叉分析表

人物的間距、障礙物	家庭模式				x ² (顯著性)
	一般家庭	新住民家庭	單親家庭	總和	
與自己最近的是					17.742 (.023)
父親	13	9	4	26	
母親	10	5	10	25	
手足	5	12	7	24	
其他	1	4	5	10	
與自己最遠的是					17.895 (.022)
父親	10	8	6	24	
母親	11	11	13	35	
手足	5	3	1	9	
其他	4	8	4	16	

依據表 2 發現在人物的間距中在一般家庭中是父親與畫者自己最近，在新住民家庭中是手足與畫者自己最近，在單親家庭中是母親與畫者自己最近。在一般家庭、新住民家庭、單親家庭中都是母親與畫者自己最遠。

表 3 人物特徵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人物特徵	家庭模式	M	SD	F 值	事後比較
其他人物以透明式	一般家庭(x1)	0.00	0.000	3.222*	
	新住民家庭(x2)	0.10	0.305		
	單親家庭(x3)	0.00	0.000		
省略母親的手	一般家庭(x1)	0.00	0.000	3.222*	
	新住民家庭(x2)	0.00	0.000		
	單親家庭(x3)	0.10	0.305		

省略父親	一般家庭(x1)	0.00	0.000	19.333	x3>x1	不同家庭結構中兒童之家庭動力繪畫研究
	新住民家庭(x2)	0.00	0.000	***	x3>x2	
	單親家庭(x3)	0.40	0.498			
省略母親	一般家庭(x1)	0.00	0.000	4.462*	x3>x1	
	新住民家庭(x2)	0.00	0.000		x3>x2	
	單親家庭(x3)	0.13	0.346			
省略自己	一般家庭(x1)	0.00	0.000	3.222*		
	新住民家庭(x2)	0.00	0.000			
	單親家庭(x3)	0.10	0.305			

*p<.05 **p<.01 ***p<.001

根據表 3 在三組不同結構家庭的兒童之家庭動力繪畫中的人物特徵項目中，其中變項顯著性小於.001 如省略父親角色是最為顯著。以 Scheffe 的事後比較法，單親家庭兒童最為顯著性大於其他兩組。

表 4 象徵符號表現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象徵符號表現	家庭模式	M	SD	F 值	事後比較
靠近自己的太陽	一般家庭(x1)	0.00	0.000	30222*	
	新住民家庭(x2)	0.00	0.000		
	單親家庭(x3)	0.10	0.305		
遠離自己的太陽	一般家庭(x1)	0.00	0.000	5.197**	x2>x1
	新住民家庭(x2)	0.20	0.407		x2>x3
	單親家庭(x3)	0.03	0.183		
電視	一般家庭(x1)	0.20	0.407	5.800**	x2>x1
	新住民家庭(x2)	0.60	0.498		
	單親家庭(x3)	0.33	0.479		
玩具	一般家庭(x1)	0.33	0.479	3.239*	
	新住民家庭(x2)	0.10	0.305		
	單親家庭(x3)	0.13	0.346		

*p<.05 **p<.01 ***p<.001

根據表 4 在三組不同結構家庭的兒童之家庭動力繪畫中的象徵符號表現項目中，其中變項顯著性小於.01 以遠離自己的太陽和電視的呈現為顯著。以 Scheffe 的事後比較法，在使用“遠離自己的太陽”和“電視”之象徵符號表現是新住民家庭兒童的顯著性大於其他兩組。

伍、結果討論

- 一、在不同家庭結構兒童之家庭動力繪畫的「人物間互動和動作」這一變項中，其中「自己與姊妹互動」、「母親與畫者之手足互動」、「自己不與其他他人互動」、「人物之間沒有任何互動」、「父室內」、「父看電視」、「父運動」、「自室內」、「姊其他」、「其戶外」、「其他人其他」等 11 個小項都在這三組呈現顯著的差異；說明了三組家庭在「人物間互動和動作」的表現是有所不同的。
- 二、在不同家庭結構兒童之家庭動力繪畫的「人物的間距、障礙物」這一變項有關障礙物的現象在三組兒童的繪畫中並未發現差異性。但從卡方檢定 (Chi-Square Test) 中發現在人物的間距中，「與自己最近的人物是」和「與自己最遠的人物是」、這兩項以交叉分析發現了，「與自己最近的人物是」在一般家庭的兒童是以父親最高，此現象有可能是因為家庭中父親平日上班忙碌而無暇與孩子相處，而形成的一種藉由繪畫來滿足內心期許。在新住民家庭的兒童是以手足最高，在單親家庭的兒童是以母親最高。「與自己最遠的人物是」、在三組中都是以母親為最高。在單親家庭的兒童家庭動力繪畫中「與自己最近的人物是」、和「與自己最遠的人物是」都是母親，因為 30 兒童其中有 22 位是與母親同住，以母親為主的單親家庭就占單親家庭有效樣本 73%。
- 三、在不同家庭結構兒童之家庭動力繪畫的「圖畫的樣式」一變項中在三組兒童的繪畫中並未發現差異性。孩童對於指導語的認知可能有誤解，因為 K-F-D 指導語：「請你/妳畫出家中每個人最常做的事，包括你/妳自己，不要畫卡通或是筷子人。」孩童可能誤會是以在家生活情境為主，而不是著重在「家中每個人最常做的事」的不同現象，而導致圖畫的樣式沒有多大差異。
- 四、在不同家庭結構兒童之家庭動力繪畫的「人物特徵」這一變項中，其中「其他人物以透明式」、「省略母親的手」、「省略父親」、「省略母親」、「省略自己」等 5 個小項都呈現這三組都有顯著的差異。其中有關單親家庭在

「省略父親」、「省略母親」這兩部分都比其他兩組來得顯著，30 兒童其中有 22 位母親是監護人且同住有密切關係。

五、在不同家庭結構兒童之家庭動力繪畫的「象徵符號表現」這一變項中，其中「靠近自己的太陽」、「遠離自己的太陽」、「電視」、「玩具」等 4 個變項都呈現這三組都有顯著的差異。在三組中以新住民家庭兒童使用「遠離自己的太陽」、「電視」、最多的象徵符號，可能與「人物間互動和動作」這一變項中「父室內」、「父看電視」有相當的關係。此現象也是孩童對指導語的認知有誤解，所以孩童會以在家生活情境為主，當然在家的生活最常進行的活動就是看電視之故。

本研究屬於實驗性研究，因此在未來的研究需增加且普遍性的選擇研究對象，研究結果將是較客觀且有效的信效度，以提供為學校或輔導機構為介入家庭治療的參考資料。

陸、建議

- 一、基於家庭動力繪畫(Kinetic Family Drawing, K-F-D)是繪畫投射工具的一種參與兒童之不同文化的差異性之結果，更需慎用 K-F-D 之解說手冊的象徵符號之意義。
- 二、在研究中較涉及個人隱私部分如單親家庭，在執行上需要注意較敏感的小孩。
- 三、此研究的對象可以更明確的界定，一如單親家庭的類別：父或母離婚的單親家庭；或喪父或母的單親家庭，以及這些單親家庭不包括新住民的單親家庭。此外新住民家庭可以明確鎖定地域，如東南亞配偶、大陸配偶、或歐美國家配偶等，比較其間可能性的差異。
- 四、本研究完全以量化兒童的家庭動力繪畫內容之統整分析，若需探討不同家庭結構之兒童的繪畫與其心理現象，是需要以其他客觀的投射測驗來佐證的。且需要收集所參與研究之兒童家庭的關係。

參考文獻

- 內政部（2006）。**統計週報**。95 年底我國戶籍登記人口結構分析。取自 <http://www.moi.gov.tw/stat/>。
- 行政院主計處（2005）。**內政統計通報**。95 年國人結婚之大陸與外籍配偶人數統計。取自 <http://eng.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3/bs2/socialindicator/family-analysis01.doc>
- 行政院主計處（2010）。99 年普查重要性別統計指標單親家庭概況。取自 <http://www.dgbas.gov.tw/fp.asp?xItem=30392&ctNode=3273>
- 89 年單親戶普查**取自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185&ctNode=3273>
- 呂淑玲（2005）。**情緒困擾兒童的家庭動力畫表現與敘說之分析研究**。國立台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南。
- 吳武烈譯（2003）。**兒童繪畫治療繪畫：兒童的心靈之窗**。台北：五南。
- 吳慧玲（1999）。**國小兒童之家庭動力圖、風景構成圖與其生活適應關係之研究**。國立臺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南。
- 卓紋君、陳瑤惠（1999）。兒童的家庭動力畫(K-F-D)與其親子關係及社會行為之研究。**嘉義師院學報**，**13**，1-23。
- 洪瑞兒、鄭文華（2006）。使用「家庭動力圖」作為探所繼親家庭的親子互動關係之研究。**台南科技大學學報**，**25**(1) 77-98。
- 陳麗欣、翁福元、許維素、林志忠（1999）。我國隔代教養家庭現況之分析。**成人教育通訊**，**2**，37-40。
- 陸雅青（2000）。**藝術治療團體實務研究—以破碎家庭兒童為例**。台北：五南。
- 陸雅青（2005）。**藝術治療：繪畫詮釋：從美術進入孩子的心靈世界**(3 版)。台北：心理出版社。
- 范瓊方（1996）。**兒童繪畫心理分析與輔導**。台北：心理出版社。
- 范瓊方（1998）。探討兒童對家庭動力繪圖的認知表達：家庭動力繪畫的試驗性分析研究。**美育**，**93**，39-49。
- 范瓊方（2001）。**說不出來只能畫（焦點話題：藝術+心理=生之頌）**。美育，**122**，4-14。
- 范瓊方（1997）。**藝術治療—家庭動力繪畫概論**。台北：五南。
- 張梅菊（1997）。**國小兒童之家庭動力畫與其家庭關係之相關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高雄。

- 曾雅薇 (2009)。隔代教養兒童之家庭動力繪畫與家庭互動關係之研究。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型設計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Anderson, L. (2004). *A Comparison of Kinetic Family Drawings of firstborn and Secondborn Siblings*. Andrews University School of Education.
- Anastasi, A., Foley, J. P., Jr. (1940).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on Artistic Behavior in Abnormal: III. Spontaneous Productions. *Psychol Monogr.* 52 (6), i-71.
- Appel, K. (1931). Drawings by Children as Aids in Personality Studie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1, 129-144.
- Bender, L. (1937). Art and Therapy in the Mental Disturbances of Children. *Journal of Nervous & Mental Disease*, 86, 249-263.
- Brook, S. L. (1996). *A Therapist's Guide to Art Therapy Assessments: Tools of the Trade*. Illinois: Charles C Thomas.
- Burns, R. C., & Kaufman, S. H. (1970). *Kinetic Family Drawings (K-F-D): An Introduction to Understanding Children through Kinetic Drawings*. New York: Brunner/Mazel.
- Burns, R. C., & Kaufman, S. H. (1972). *Action, Styles and Symbols in Kinetic Family Drawings (K-F-D). An interpretation Manual*. New York: Brunner/Mazel.
- Burns, R.C. (1982). *Self-Growth in Families*. New York: Brunner/Mazel.
- Burns, R.C. (1987). *Kinetic-House-Tree-Person Drawings (K-H-T-P)*. PA: Taylor & Francis.
- Buck, J. N. (1948). The H-T-P Test.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4, 151-159.
- Chartouni, T. (1992). *Self-Concept and Family Relations of American-Lebanese Childre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Andrews University, Berrien Springs, MI.
- Cho, M. (1987). *The Validity of Kinetic Family Drawings as Measure of Self-Concept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mong Chinese in Taiwa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Andrews University.
- Chuah, V. (1992). *Kinetic Family Drawing of Chinese-American Childre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Andrews University, Berrien Springs, MI.

不同家庭結構中兒童之家庭動力繪畫研究

- Church, A. T., & Katigbak, M. S. (1988). The Emic Strategy i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Personality Dimensions in a Non-Western Cultur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 140-163.
- Cummings, J. A. (1980). An Evaluation of Objective Scoring Systems for Kinetic Family Drawings.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41(6). AAT8029117.
- Despert, J. L. (1938). *Emotional Problems in Children*. New York : State Hospitals Press.
- Di Leo, J. H. (1973). *Children's Drawings as Diagnostic Aids*. New York: Brunner /Mazel.
- Feder, B. & Feder, E. (1986). *The Expressive Arts Therapies*. Fl.: Art, Music & Dance as Psychotherapy.
- Freud, S. (1938).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n A. H. Brill (Ed. and Translated.). *The Basic Writings of Sigmund Freud* (pp. 181- 549). New York : Modern Librar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1) .
- Fukada, N. (1990). *Family Drawing: A New Device for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wenty-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pplied Psychology, Kyoto, Japan.
- Heineman, T. (1975). *Kinetic Family Drawings of Siblings of Severely Emotionally Disturbed Children*. Thesis Abstracts. School of Social Welfa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Hulse, W. C. (1951). The Emotionally Disturbed Child Draws His Family. *Quart. Child Behavior*, 3, 152-174.
- Hulse, W. C. (1952). Childhood Conflict Expressed Through Family Drawing. *Journal of Projective Techniques*, 16. 66-79.
- Johnston, D. D. (1975). *Comparison of DAF and K-F-D in Children from Intact and Divorced Homes*. Thesis Abstracts. Calif. State University, San Jose.
- Joiner, T. E. , Schmidt, K. L.,& Barnett, J. (1996). Size, detail, and line heaviness in children's drawings as correlates of emotional distress: (more) Negative evid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67,127-141.
- Jung, C. G. (1964). *Man and his symbol*.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Jung, C. G. (1965).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Koppitz, R. M. (1968).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of Children's Human Figure Drawing*. New York: Gune and Stratton.
- Knoff, M. & Prout, T. (1985). *The Kinetic Drawing System for Family and School*. Log Angeles: Western Psychological Services.
- Kuthe, J. L. (1962). Social Schema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Object Displays from Memory.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 71-74.
- Kuthe, J. L. (1964). The Pervasive Influence of Social Schema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8, 248-254.
- McPhee, J., & Wegner, K. (1976). Kinetic-Family-Drawing Styles and Emotionally Disturbed Childhood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0, 487-491.
- Marijcke, W. M., Veltman, B. A., & Browne, K. D. (2001). Identifying Childhood Abuse through Favorite Kind of and Kinetic Family Drawing. *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 28 (4), 251-259.
- Mostkoff, D. L. M. & Lazarus, P. J. (1983). The Kinetic Family Drawing: The Reliability of an Objective Scoring System.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20, (1), 16-20.
- Naglieri, J. A., McNeish, T. J., & Bardos, A. N.(1991). *Draw a Person: Screening Procedure for Emotional Disturbance*, Austin, TX: Pro-Ed.
- Nuttall, E., Chieh, L., & Nutall, R. (1988). View of the Family by Chinese and U.S. Childre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Kinetic Family Drawing.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6, 191-194.
- O'Brien, R. P., & Patton, W. F. (1974). Development of an Objective Scoring Method for the Kinetic Family Draw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8, 156-164.
- Rabinowitz, A. (1991). The Relation of Acceptance-Rejection to Social Schemata and Kinetic Family Drawing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19 (4), 263-272.
- Rabinowitz, A. (1992). Acceptance-Rejection and Height of Parental Figures on the Kinetic Family Drawings.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74, 329-330.
- Ricci, C. (1887). *The Art of Children*. Italy: Bologna.

- Tomas, G. V., & Gray, R. (1992). Children's Drawings of Topics Differing in Emotional Significance: Effects on Placement Relative to a Self-drawing.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33, 1097-1104.
- Tomas, G. V., & Jolley, r. P. (1998). Drawing Conclusions: A Re-examination of Empirical and Conceptual Bases for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of Children from Their Drawing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7, 127-139.
- Weinstein L. L. (1967). Social Experience and Social Schemata.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 (4), 429-434.
- Wolff, W. (1942). Projective Methods for Personality Analysis of Expressive Behavior in Pre-school Children.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10, 309-330.

